



乙未科館閣試草



新刻宋字官板
金臺越人王氏梓行

乙未科館閣試草

萬曆丁酉冬月彙選

館閣試草序



館課今文也非必古而非
深于古者為之則不長經
生之語可知矣蹈其衍腐
載薦法筵毋論人媿我我
乃內愧然而古焉者非一

躡登也。今之于唐宗若而
時，周秦又若而時。旦暮之
所未嘗而或才焉，或志焉
寄徑于棘刺而刻跡以潘
吾畢世之技，邀于一曙乎
此不然物也。余嘗以是憎

為今者矣。矧語于古館課
之為也。法在今古之間，循
之可見。鐘鼎而意不離，匏
蠶要以仍其本業，毋遽棄
故則上人之深教也。海內
大已諸兄弟以其初力開

登古之塗且入而張幟焉
而留徵于今將徵夫操翰
之士寧居其未嘗無居其
不然不亦茂乎余力遜諸
兄又善病謝又以使去故
刻中不一再有即有之不

能更長也客有嗤余者曰
子乃大巧巧為匿拙為文
時戊戌春中宣城湯賓尹
書



和賑貸詔

擬春和賑貸詔

擬春和賑貸詔

應詔陳言疏

應詔陳言疏

應詔陳言疏

擬考民務以定陞遷疏

目錄

劉一燾

鄧士龍

朱延禧

南師仲

陳之龍

何宗彥

何宗彥

擬請檢發奏俞補員缺疏

孫如游

擬請檢發奏俞補員缺疏

白瑜

擬請檢發奏俞補員缺疏

何祺

擬請檢發奏俞補員缺疏

顧秉謙

舉用真才以修實政疏

朱延禧

舉用真才以修實政疏

孫如游

舉用真才以修實政疏

白瑜

擬春和賑貸詔

劉一燦

皇帝詔曰朕聞惟辟奉天法撻舒而布政惟王省歲

鑒羸詘以施仁故周禮垂賑恤之文月令載慶賜之

典良以君民同體休戚相關固邦本于維寧宅群生

于訢暢也往者歲之無時民之不祿徐淮之境流潦

稽天閩廣之墟火雲塲地汗萊蔽望庶藜何功東作

徒殷西成罕覲既鮮三年之畜卽恐并日而炊朕但

焉疚心念所以佐百姓緩急者今方春時和有生咸

遂鳥獸繁育草木阜昌而爾百姓俯仰無資蓋藏俱

竭條風協候悵芟柞之何期 雨應辰惜困纏之不
足孰爲司命福此無辜顧曩時之失業多艱而嗣歲
之阡危更甚家無樂土則負襁而賦化離民不聊生
則揭竿而呼庚癸馭朽之防宜慎載舟之懼當懷痛
心今日之流離求念平時之翊戴其令所司發帑金
若干儲粟若干賑貸民間貧乏者所在官司仍須加
意巡行廣設方略幽遐必遍如陽氣之浹於重泉老
稚僉霑如春風之均於百卉務令人蒙實惠吏尠虛
文萬姓昭蘇羣方愷懌杏花菖葉不愆耕獲之期清
明冷風未遂倉箱之盛嗚呼爾百姓終歲勤動所願
不過一金而饑饉浮臻所獲不得一飽雖天災之代
有將民牧之謂何深懷由已之饑寔切如傷之視咨
爾庶尹其務恪恭厥職以宣朕意毋忽

擬春和賑貧詔

鄧士龍

朕聞古者乘陽氣行時令所以子惠黎元佈宣愷澤
拊循榮困導養天和垂君民一體之仁恩培宗社無
疆之命脉德至渥也朕以眇躬托於兆庶之上夙夜
孳孳與二三執政大臣圖維化理惟恐穹簷蔀屋之
下生養弗遂俯召民怨仰鑿天休既有年矣而治效
闕焉間者災殄頻仍水旱荐被中原數千里野無青
草室無蓋藏東南財賦之鄉靈潦爲災農民失業流
離轉徙十室而九朕甚憫焉夫一物失所猶足以干

陰陽之和召天地之變矧夫所在窮苦嗟怨日聞災
見於天信非氣數之適然繇朕不德之所致也方春
和時羣生遂長艸木繁殖鴻鈞之世何物不樂而吾
民獨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其謂之何且土膏方動
塲功伊始服罽舉趾寔惟此時倘失一時之業則無
終歲之功爲民父母其能憇焉不爲之慮朕今追念
往失悔悼前愆曠然思與天下更始其議所以賑貸
之凡茲內帑之積貯外帑之儲蓄一絲一粟總屬膏
脂苟可以救民瘠豈有愛焉惟爾郡國大吏以及監

司守令均有保釐斯民之責其尚體念上意流惠下
民區畫地方機宜斟酌斯民利病務俾朝廷之實惠
霑惠於閭閻毋襲筐篋之虛文重困乎赤子量其災
傷之多寡以爲賑貸之重輕田租旣蠲則緩併徵之
令逋逃宜撫勿靳招集之仁一切調恤多方假以便
宜從事弭災禳於旣往迓和氣於方來有司有能勤
宣德意直實愛民而恪共厥職者執憲之吏時以最
聞其或忽視民瘼慢不加意而四方羸餒日甚是奉
吾詔書不明而德不下宣也國憲具在朕勿敢私其

乙未科館閣詩草卷之一
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館師批 沛然德音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耶

閣批 末段經畫更可施張設行

擬春和賑貸詔

詔曰朕聞惟天愛民而立君惟君奉天
惟邦本食乃民天稽古帝王順時布憲
弘慶賜之仁凡以奉天心惠元元也朕

至尊天固全界所覆使臨長之豈惟寵靈余一人
民之生養衣食惟朕是賴朕夙興夜寐深惟致理之
繇嘉與海內共臻嘉祉未燭其理乃間者歲比不登
又南北水旱之災頻仍見告民室罄懸半菽不飽道
塗相望伏離瑣尾朕甚憫之朕惟平時廩人遺人儲

中国书店标价籤	类别:	名	版	本数	定价
乙未科館閣詩草	乙未科館閣詩草	乙未科館閣詩草	乙未科館閣詩草	乙未科館閣詩草	600

乙未科會同詳草 卷之一
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館師批

沛然德音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耶

閣批

末段經畫更可施張設行

擬春和賑貸詔

朱延禧

詔曰朕聞惟天愛民而立君惟君奉天以子民蓋民
惟邦本食乃民天稽古帝王順時布憲脩存恤之政
弘慶賜之仁凡以奉天心惠元元也朕以薄德獲承
至尊天固全畀所覆使臨長之豈惟寵靈余一人繫
民之生養衣食惟朕是賴朕夙興夜寐深惟致理之
繇嘉與海內共臻嘉祉未燭其理乃間者歲比不登
又南北水旱之災頻仍見告民室罄懸半菽不飽道
塗相望此離瑣尾朕甚憫之朕惟平時廩人遺人儲

峙困倉亦惟是百姓一日之急是佐乃茲目擊其艱
余一人豈敢有愛焉矧今陽和司令協風日至百昌
萬彙咸安其萌芽達其暢阜而吾民獨以蓋藏空虛
生計尠少向隅蹙額怨咨愁嘆且農祥晨正陽瘴憤
盈土膏旣動民將服事東作而芟柞無資餉饁不給
罔所終于耕舉趾之業則耕且不足歲于何有夫人
君衣租食稅惟民焉供豈其沾危而罔以棄之視其
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憂司牧之謂何何父母之爲也
公卿大夫邦伯庶尹其思所以佐朕救元之命者乎

意者不急之役宜停與非時之征宜罷與亦吏拊民
不勤而奉職無狀也其亟發帑金若干郡國金錢常
平倉粟若干賑貸之有司其親行阡陌指畫方畧俾
遠近郊圻耄穉鰥寡僉蒙厥惠其黠富濫恩猾胥侵
剋潤橐自予倒施不均無蹈其弊朕之不德不明旒
纛以外未盡其隱乃若賑貸旣下而有司復蔑爲故
常與奉行未善空糜國之巨萬是重朕之不德而膏
終不下究也朕無佚罰其務宜朕意俾羣黎百姓咸
遂其生得與蛸翹蠖蠕之類並育大造導迎善氣終

致豐穰豈不休哉於乎乘陽施惠茂對之典具存省
方觀民興發之仁代有凡茲中外咸使聞知

擬應詔陳言疏

南師仲

頃歲丙申三月九日

乾清坤寧兩宮災

聖心兢

惕日昃不遑迺下

明詔海內悉與更始其計在

宗社憂在邊疆責在郡邑罔不悉備猗休乎天語丁

寧皇謨熠奕六事不稱商三語無論漢顧草茅愚臣

輒有疑慮願效培埃雖杞霆無至計而聖明不厭蒞

蕘請正言無諱 皇上試垂聽焉聞之書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又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皇上德威

廣運明日月而遄雷霆宜天庥桴應靈瑞響臻而鬱

攸不測爲戒若此無乃頗踈而祇若缺乎臣以爲
動關 主德者不可置忽念也二詔嘗申飭外內矣
而躬行之實未符 詔嘗切責臣工矣而罪已之
未下令海內臣民始而望且幸旣而駭且疑則奈何
以空文應之夫變不虛生孽有繇名臣愚以爲咎
在 聖躬者不可諱勿聞也誠欲淬德洗心莫如窒
慾窒慾莫如賤貨誠慾褪躬永祐莫如霽威霽威莫
如寬罰邇一二內當不法致干 天威業已撲其滿
而傾其穴矣奈何株連不已蔓衍日滋而今側足者

伺左右寒心者徧 輦轂載且梱載之計錙銖之筭
雖以萬乘之崇尊躬販夫之鄙瑣而不屑越之則何
爲也且天生財貨欲其行如流水而壅遏大過其潰
滋多頻年以來 皇上之爲內帑計者非不豐且滋
而東西交訐耗致不貲何異胠篋乎此實不室安所
窮極臣願 皇上之賤貨者此也司馬諸曹郎以軍
政謫矣而南北臺省諸至遂踵其後始猶曰震怒一
時發不容禁然而天變則有徵矣救者亦纍纍矣海
波之間封事且中梗矣詔旨未下中外翹首望曰此

其起廢之秋而受環之日乎柰何漠不聞也柰何不
數月間復有此舉動也東封齟齬兵曹則有罪矣禮
曹受成議焉嚴旨獨不當一貫之乎曹郎職掌當事
則有罪矣副署而下或遠役他境或庖祝自守獨不
當一原之乎前燼未息後蕪復然不知修省消弭之
計竟安在也且臺省之缺半虛採訪之章久闕內
庭之夏楚如前道路之歌謠間作卽金甌玉燭萬萬
無虞願人心亦頗搖矣此威不霽天鑒謂何臣願
皇上之寬罰者此也語曰積善在躬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不善在躬猶火消膏而人不見也往者
皇上蒞朝有期講筵時御今且經歲不出龍顏希

覲矣往者郊壇步禱

廟祀躬承今且遣官代攝習

爲故常矣往者平臺召輔弼時親今且萬里天關

疏揭不報矣往者詔捐逋負減徵科却遠方之金

停非常之器今且校錙銖筭珍寶而日亦不足矣他

如關聖躬而累主德者殆不可牧舉願及今而懷

桑上之憂切日中之戒凜天鑒於方殷飭躬修於

無斁節欲平怒早朝宴罷時御講座親輔臣正

本澄源不殖不邇則國是不定人心不協而四夷不
望風景附者其不必然矣草茅危言不知忌諱謹因
明詔下詢芻蕘輒盡其愚伏惟 皇上財譽臣不勝
戰慄之至

擬應詔陳言疏

陳之龍

臣聞國家之患莫大乎上下隔絕而不通上之情不
通于下則下多顧畏下之情不通于上則上益猜疑
上下兩相睽而不相洽于時陳說不得關其忠進退
不得行其志國體漸乖百度俱廢臣所爲 國大患
者莫此爲甚矣頃者 宮災異常 陛下躬自引慝
勤思脩省 詔諸臣直言無諱臣愚無所知識竊思
陛下靜攝以來大小羣臣罕得望見 顏色則
九閭之隔已自曉曉而近來章奏又多廢格稍有指

摘片辱隨之廷臣惴惴莫可若何顧天心示儆宮寢
爲灰 陛下政宜幡然悔悟與天下更始臣伏誦

聖諭首以 郊廟弗躬 朝講希御批荅停閣聽受

濶疎明示天下以愆尤切責諸臣以交儆卽四輔所
敷陳九卿所論列臺省諸臣紛紛奏牘尚有切要于
此者乎臣謂 陛下已洞識仁愛之心灼知譴告之
故而悔深居高拱之爲非卽不遠引 先朝第如往
年 閔旱故事徒步 郊禱不輦不蓋亦足少回天
意而鼓舞海內之人心矣不虞遣官祭告竟循套以

了事抑何以荅天譴而慰諸臣之望乎夫人主之求
言非直其言也必將面質其人辨忠邪而用之若僅
以跡請而已則忠誠之口必不勝于巧佞之筆也且
諸臣奏牘靡不諄諄勸 陛下以躬親勵政而漫不
省察是 陛下有求言之名無聽言之實雖使賈董
復生竭忠殫智畢議於前亦何益矣夫人情日相接
則親日相隔則疎在士庶交遊盡然況君臣之間乎
陛下之有大臣所謂股肱耳目也而不得時時召
見面與商確則大臣之精神日隔而小臣之視大臣

日輕屬有逞愛憎之僻弄雌黃之口令上之猜疑日深而大臣之軌旄滋甚于是有揭不行有言不聽有所申救不從小官與大臣交相疑而乖離之釁浸以成矣 陛下方且端拱深居上下壅隔而不聞體統乖張而不恤此無異故燕居獨處則見聞不擴不擴則志意不廣遂有躁心乘之而鞭撻是逞慾心乘之而眈眈是耽夫刑威非娛樂之具清禁非豐講之區 陛下獨奈何而役役于此也藉 使 陛下處明堂登九廟則必有肅清之想坐平臺臨殖幄則必有

加樂之思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溺竊爲 陛下不取也夫法言宜從然貴于改巽言宜說然貴於擇說焉而繹從焉而改此明聖所能行而庸君世主所不敢望也伏願芻蕘不棄 臨御日勤博採羣言見諸行事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臣誠愚戇不知忌諱惟陛下少垂察焉

乙未翰林新課選卷之一

擬應詔陳言疏

何宗彥

臣聞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而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應之以實則震怒寔爲休祥酌之以文則仁愛終爲譴責何也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主之回天也轉移于呼吸故堯咨響坐禹感陽紆湯禱桑林文踐震妖側身應變脩德迎祥而後天心悔禍福祚靡鴻未聞以尺一之詔輜軒之使遂足以承嚴譴而召玄禧者也臣伏見上天保佑皇家子愛 陛

下屢見沴異殷勤無已頃者大內之災尤數百年
來所僅見者 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引躬告 廟
脩禳之文畧具矣而至于輔弼侍從之臣或言 郊
廟之當親也 朝講之當御也 皇儲之當立也章
奏之當發也臺省之當補也逐臣之當 召也貨賄
之當戒也替御之當軫也陶織之當罷也倭虜之當
虞也勤勤款款不啻再三而 陛下一切留中姑以
瑣耳卽此一端寔 召災之本而非禳變之術矣何
以明之火之爲象外明而內暗外明者以象 陛下

苛察之威內暗者以象 陛下蒙蔽之漸蒙蔽之來
皆始于上下之睽而上下之睽又始于君心之察臣
愚妄意 陛下因察而滋疑因疑而生忍因忍而致
隔因隔而成廢因廢而萌奸而社稷幾不可復振是
豈可不爲寒心哉何謂因察而滋疑自古人主懸旒
設纊而後聰明之用廣捐智祛故而浚忠赤之議行
今 陛下智同照渚明類察淵因一事之中而意其
餘摘衆人之非以伸其是將謂在廷無可信之臣通
國皆背公之士不勝察則不勝疑而憧憧焉莫之倚

任也此臣妄意陛下者一也何謂因疑而生忍自古
人主信輔任弼則寵渥之有加置腹推心則保護之
必至今陛下見惑于拾塵情移于投杼禮貌踈于
端揆而坐令鬱伊震怒加于省署而屢見摧折將謂
雨露非振世之方雷霆實藉口之術不勝疑則不勝
忍而斷斷焉不少愛惜也此臣妄意陛下者二也
何謂因忍而致隔蓋君臣雖同一體堂陛迥若九閭
泰交猶懼其睽夫絕終難于合柰何陛下果于賜
玦斬于錫環論思莫効而官府同于釜瀟斥逐時行

而手足視爲胡越君遠臣臣亦遠君忠蓋扼腕于下
人主孤立于上甚非國家之福也此臣妄意陛下
下者三也何謂因隔而成廢蓋人主日有萬幾代終
屬于百職賢臣進者興之機賢臣退者廢之漸柰何
陛下途鱗難撓重閹莫叩章奏壅而不發則廢閣
者多耳目虛而無人則糾繩者少法令日弛弊竇日
益官有掣肘之譏民無畫一之守幾以天下戲矣此
臣妄意陛下者四也何謂因廢而萌奸蓋神明之
器衆所竊窺肘腋之近尤多奸宄忠臣虞其政厯宵

小利于叢挫此定理也今陛下旣闕魚水之歡必
開城社之隙左右朝夕之時已窺其旁落醉飽笑談
之頃遂竊其威權倒刃而授之柄煬炷以蔽其明小
則爲楚之昭奚大則爲漢之莽操其流禍安可底止
也此臣妄意陛下者五也此五患者皆上下不交
之所致也上下不交則忠賢奇傑之儔必有懷瑜而
不售抱鬱而不鬯者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況舉朝
之賢士大夫哉陛下旣蹈此轍以召災而又不返
此轍以弭災所下者罪已之詔乃責臣浮干自責所

上者敬天之疏類逾耳而不寤心君自君臣自臣否
德已成戾氣四溢吾未見災之果可弭焉否也夫不
弭災而災仍至是天之愛陛下終無已也不弭災
而災不至則天之愛陛下亦有時而忘矣愛之而
故怒之已非降釐錫瑞之常怒之而終忘之必有土
崩瓦解之患況臣所稱五患者又足以携腹心而伐
根本耶伏乞陛下破苛察之私心維社稷之長計
翻然悔悟曠然改畝遇大臣不難促膝而論心遇小
臣不難疏淹而起廢且卽羣臣所獻納者一一酌而

行之則上下一心綱維自振和氣克塞瑞祉駢臻不
必考京房之書脩五事之救而皇盻之謫不章泰寧
之祚自永此真應天以實之第一義也若曰尺一之
詔翰軒之使徒切責天下之爲臣工者以脩救脩禳
之方是父母方督責其子而輒引臧獲以自解也雖
慈父不愛傲德之子雖大造不佑怙終之君理之固
然母足恠者伏惟 陛下財擇

閣批

明日張膽切直其辭子真抱忠悃而達于朝筭非特其文之工也

館師批 不掇拾他人一語真卓見也

擬考民務以定陞遷法疏

何宗彥

臣聞海內所以承庥展采邇玄德之風茂太和之理
唯臣是賴而人主所以礪世磨鈍秉月旦之衡鼓作
忠之氣亦唯法是賴法也者非契契然操三尺之柄
吹毛索垢令豪傑之士胸次結約而不獲展也蓋爵
祿者詔賞之公器而綜核者馭世之大權以公器而
或被於翰音之積猾則使才臣不進以大權而或悞
於騰虛之薦剡則使爵命無章是故古之帝王試功
考績黜幽陟明斷斷然不敢假貸于法誠重之也我

乙未和會... 卷之一
國家建官之制上參虞周郡邑之吏統於二千石
遞而統於監司又統於撫按大小相維尊卑有等法
犁然具矣顧邇年以來官方漸謬上之臨下也以簿
書期會爲首務以造請勤渠爲恭謹下之事上也以
奔走應對爲職司以蒞政臨民爲餘力故其廉潔守
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饋者往往擯抑而
机圖如丸才決如弩伺上若隼掩下若群者輒露章
薦列致位通顯天下之波流茅靡非一日所矣夫吏
爲民而設也非爲吏而設民也一人愛之一人之吏

也千萬人愛之千萬人之吏也今柰何以大吏一人
之愛憎掩小民千萬人之愛憎乎棄周鼎而寶康瓠
駕罷牛而卻蒼螭手是而幾在宥之化吏稱民安之
效何可得也臣愚伏而思之則亦不定法之過耳夫
法也者人主與天下共操之者也法未立雖上知沿
俗而阻法旣位卽中材竭蹶而趨伏乞 皇上與二
三大臣酌定民務之取重者列爲五事以考功能而
舉擢之非是族也不在舉典一曰隆教化蓋風俗理
亂之源也今士競于庠卒譁于伍在位乏羔羊之節

閭閻多珥筆之民日漸月靡長此安窮有能躬行化
誨如古蜀郡樂城之遺乎必核其條章謂何毋使襲
教化之名而鮮其實也一曰勸農桑蓋積貯生民之
大命也今刀木者寡遂末者多江南有不耕之人河
北有虛曠之士日朘月削行且坐困有能躬行勸相
如膠東南陽之轍乎必核其露積謂何毋使襲農桑
之名而鮮其實也一曰戢盜賊蓋人心思亂憂在上
崩今困於征徭迫於水旱芄萑有庚癸之呼市井有
赤白之丸此非細故矣 而綏懷之畧捕緝之方今

百姓賣刀劍而安井白也豈無安堵之實蹟可核耶
一曰重刑辟蓋人命至重得情可矜今法比秋荼網
同凝脂胥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此亦非
細故矣而明察之官忠信之長令民自不寃而刑可
幾措也又豈無固空之寔政可核耶一曰嚴操守蓋
六計考成察廉爲首今黷貨風成肥家念重慕鄧通
之銅陵營郭況之金穴所謂浚民以生而非生民者
也夫天下非乏賢也豈無却始臧之潤而以清操自
樹者乎則核廉之法又不可不熟講矣之五者民務

之取重最重者上關國計下係官箴唯是著爲
令甲懸之象魏令撫按據此以列薦剡銓部據此以
定陞擢語曰一夫善射百人決拾有不灑然矜奮自
効於綜核之朝者非夫矣抑臣又有說焉薰蕕不同
器宮商不同調故使跖而舉夷跖弗能也使史鱣而
售知於彌子史鱣亦弗能也今撫按果皆賢者乎爲
賢者舉則洵賢矣爲不賢者舉則又疑于不賢矣傳
曰惟賢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臣以
爲舉主而賢則所舉者久任而超遷之可也舉主而

不賢則所舉者廢格而不行可也一以抑豪傑躁進
之思一以杜奸雄奔競之路此正本澄源之術而閣
部大臣之任也雖然猶未也賢者之未進考不厭詳
用不厭慎賢者之旣進信之宜篤愛之宜周今皇
上瑩精理道延竚嘉猷蒲輪公車之懿軌賁相望於
岩中矣夫何靜攝日久泰道弗交釜鬻之勢成宮府
之情隔今日信明日疑今日進明日逐言及黼扆見
謂賈直言及忠耿見謂樹黨錫帶之命方申削籍之
詔旋下賜玦之意甚確請環之期無時坐令智士伊

鬱才臣遠遜養交安祿比比皆然卽有卓然自命者而進失君心退招衆忌碎結綠之鴻輝殘縣黎之夜色隆理遜於古初非偶然矣夫天下賢才止有此數未有擢才於后上降佐于蒼昊者今以干將來之而鉛刀畜之而泥沙棄之則相靡以盡耳可不慎歟

皇上倘以臣言不謬與二三大臣酌定陞遷法非關民務者不得考最于以核循良之寔釐俗吏之非定舉主之品塞朋黨之門而又博選於前愛惜於後則若堪之秀皆慶拔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國家金

甌不拔之基末水奠矣吏治幸甚民生幸甚百愚不任主臣

館師批 以五事核吏治鑿鑿可行而未申規于

泰交尤爲確議

閣批 命意 湛摛詞藻采

擬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孫如游

臣聞帝王臨馭區宇宰制人羣其道有二行政也任官也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不可一日怠弛者粵古盛治首稱唐虞其行政也曰疇咨曰允釐詢事考言以致其詳明目達聰以決其蔽一何勤也其任官也治曆象平水土典禮樂司納言以至于諸司職掌未有虛而無人者一何備也我皇上聰明睿聖之資神武決斷之勇臨御以來章奏必親爲披覽員缺必斷自宸衷內外臣工喁喁翹跂謂堯舜可

希而雍熙再覩矣乃邇時則有不然者章奏留中動
經歲月員缺請而弗報者不啻數十輩矣 皇上處
紫垣華蓋之上遠于萬里隔于九閣而所恃以通臣
寮款款之微者惟章奏耳紛紛同異不出可否兩端
可則行否則止特在 宸衷明斷間而壹切留中此
何爲也夫輔弼有啟沃格心之助而密揭不行則心
膺阻隔矣部院有軍國重大之務而累牘不省則股
肱壅滯矣臺垣有視聽聰明之寄而交章不下則耳目
閉塞矣廷臣相顧悻悻莫測其故則妄意以爲一日

萬幾力不假給也乃臣竊聞 皇上法書繪事尚銳
情精研珍玩器物猶注意周悉豈其疏牘之爲憚煩
儻移其銳情書繪注意珍玩者而留心于披攬何難
朝奏而夕報也曩二三言事之臣或有負氣鼓吻引
繩批根者致觸 聖意誠亦有之今諸所奏已懲舊
愆而竭悃幅矣奈何槩置之而不省乎夫心膺股肱
耳目之論不行將左右近習之言乘隙夫左右近習
承風順旨唯唯諾諾以獻諛者也以國事而與謀必
無幸矣且歲月遷延章牘紛疊憑叢者或藉以爲神

煬竈者或蔽以爲暖小則鼠竊以市德大則狐假以
鬻權鬻孽潛生將來有不可言者故章奏宜速發也
皇上深居高拱旣不能以一人理天下所賴以分
猷宣力者惟庶職耳府縣之首領及筦庫等官事眇
任輕猶不可伐攝況臺省郎署係親近之要區監司
郡守關一方之利害豈可一日或曠而竟推補弗下
又何爲也意者以人不稱其任與則待 命輦轂者
不少器使之才宜易其人而不宜曠其任以官不當
其地與則敷歷後先者豈無練習之士宜易其官而

不宜虛其地將謂官多冗員而不必補與則自祖宗
以來額設定制間有冗員亦宜 明詔銓司條陳職
掌不宜默默漫無甄叙也昔桓公撮爾齊國猶曰官
事不攝況以天下之大而靳于用人甚非所以昭体
統也將謂秉銓者推補弗當與則乞休之疏日上而
溫旨勉留是以爲賢而倚任之矣倚任之而弗使
得行其志是有勉留之虛名而無親任之實意尤非
所以隆禮貌也夫官員代更之際吏胥緣夤敢于爲
奸卽及期相代猶或有骫骳之患矧曠日遲久其弊

有不可言者故員缺宜速補也夫一疏不下一事之廢也積之而事將不勝其廢矣一缺不補一職之曠也積之而職將不勝其曠矣臣竊見邸報中有疏言開利者有順 旨獻諛者 皇上卽批允而至于忠鯁之言則毫不加省 傳奉之官濫膺名器而不之恤乃 廷臣會推至再至三而若罔聞焉王者設旌求言登明選良之道似不如是也夫 陛下所居之位天位也天命以政事是天之職業不可得而廢也天命以賢才是天之爵祿不可得而私也 陛下宜

于清宮宴安之暇速將章奏一一批發有未愜者亟召大臣 面對酌其可否而行之所推員額速賜俞允有不當者令吏部更推酌其賢否而用之庶幾唐虞盛治千載一時而 皇上勵精圖治終始一轍矣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擬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白瑜

臣聞古今譚治道者莫不曰職要唯君職詳唯臣臣下陳情請命則憑章奏章奏之批荅也宜亟而不宜遲久遲則壅主上張官置吏則憑員缺員缺之推舉宜補而不宜虛久虛則廢廢與壅兩者非所以治天下是故盛帝詰王臣都君俞明良遇合情意相宣如桴鼓響應聲也又曰知人曰無曠庶官未聞廢官簡賢猜嫌中格而能獨任以爲理者我國家

皇祖列宗倣古酌今建官署事裁若曠汰若浮必

不虛設冗員坐糜廩祿也明甚凡有赤囊白簡奏牘
之進御也可否予奪出自上裁票擬有常期批發
有定例此祖宗朝世守之成規也皇上繼天法
祖二十有四禩於茲業已登六符升大猷續鴻席
熙猗歟方軌帝王矣比其初知分猷賴股肱獻納需
耳目委心降氣章奏靡不卽檢發員缺靡不卽俞
允以故上下懽然相得而寓內和平也非勵精摠攬
之明效大驗哉邇來皇上霄旻愈勤中閣愈甚願
心愈急沉積愈多曩時批鱗折檻者留中今並掄材

器使者亦留中矣曩遇賜環前席者不報今卽循資
推轂者多不報矣曩補臺省金吾者遲疑未票今南
北大寮四方藩臬一切遲疑未票矣曩猶獎與良吏
策勵協恭今並徵召又停催積屢懇若罔聞矣朝擬
一人焉羣望之暮補一人焉羣望之今召示可否不
諭另推缺久懸而無人事久閣而不治該科促之不
發冢宰促之不發政府言之卒不發日叩九闈杳
無聞問此何爲者也不思聖祖昧爽臨朝法宮便
殿時加咨訪而今深居大內所恃者僅一章奏耳

可使上下懸隔精神不迨乎 聖祖辟舉徵聘東帛
蒲輪間一行之而今資格以定所恃者僅此備員耳
可使上不減事而下獨減官乎臣不得其解矣臣深
惟之或者其咎在下而啓 上心之厭且疑乎一事
而百相申一言而百相襲聚訟盈庭是非衡決奈之
何不厭而併弁髦弃之第謨矢形墀精流楓陛者不
謂無人一切以厭心槩之過矣官爲傳舍人有倖心
例迂者或有擇於例之中格出者或有避於格之內
奈之何不疑而併屑越眎之第秉鑑持平鬼神欽歛

者不謂無人一切以疑心槩之過矣上乘下下乘上
甚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人主威若雷霆事出 獨
斷如章奏習談習聞言未必當去之可也軍國要機
卽三請十論不足厭乃淹留歲月令臣下別有摩揣
也可乎 人主馭臣役之如手足托之如子弟何嫌
何疑倘不堪任使者擯之可也功可贖過卽示優容
不爲縱乃久跽伏不補令臣下莫可窮詰也可乎要
之至公至明期於得當而止况此章奏員缺原有裨
益我 國家大寮爲 國家統馭羣屬臺省爲 國

家弼違昭德銓曹爲 國家選賢任能藩臬爲 國
家承流宣化庶司百府條陳奏請無非摠一得資未
議爲 國家匡襄理道 皇上自爲社稷計正宜隨
奏隨荅隨缺隨補以伸謹直之氣以重當事之權以
全大臣之體奈何疏而催催而至再至三終於不下
臣誠終不得其解矣以爲 皇上慎聽納歟而沒產
開礦諸疏朝上夕下不盡然也以爲 皇上不輕用
舍歟而罪逐請告諸疏朝上夕下不盡然也以爲
皇上斟酌緩急次第舉行歟顧有辱 國取侮外夷
建言繫獄侯 音大臣紛紛求去是宜速下而又未
下又不盡然也 皇上殫精化理方將圖太平之業
建萬世之功而何樂於因循蔽隔一至此極也臣愚
不忌諱敢爲 皇上申一議曰言路宜廣當登言者
之心仕路宜清當覈仕者之實其苦心覈實又在整
輟靜攝間御 朝講則堂陛勢不闊絕上下情相流
貫縱災變頻仍倭虜交驚可立銷矣又何章奏員缺
之足憂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擬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傅祺

臣聞治天下者猶之理身然身之脉絡欲其周流而一息不運則手足或至于痺痿身之四肢欲其賅備而一體不具則肢肱孰與以持行夫章奏者亦國家之脉絡也下之所以陳悃誠與上之所以明意指者胥藉是焉必朝奏而夕發之則諫行言聽而一人不至于屯膏百官者亦國家之四肢也下之所以凝庶績與上之所以代天工者胥藉是焉必鱗次而序進之則分猷共理而萬幾不至于叢脞恭惟我皇上

自臨御以來勵精晷治虛已任賢批荅之旨時勤而緘默者且切責也何有章奏之久停振鷺之跡充庭而遺佚者且搜羅也何有常員之或缺乃近日以來不無一二可疑者夫露章奏事言人人殊彼其持一得以効之君意固有可諒也今單疏下而公疏則不下豈貴獨而賤同也論疏下而辯疏則不下豈見瑕而忘瑜也言利下而言害則不下豈計得而忘失也從臾下而批鱗則不下豈好諛而惡直也臣竊反覆思之而不得其羊矣九卿科道設有定員彼其隨職

掌而宣之力位固不可虛也今吏部領銓衡之任而久之正員司空掌工務之煩而尚無專職科臣主參駁而落落如晨星風憲掌糾彈而寥寥如傳舍臣竊扼腕嘆之而不勝其憂矣夫當疏之留中不報也聖意固難窺測然果萬幾之煩而不暇于理乎抑以緩發亦若無害也而不必于一一檢之乎不知煬竈易以蔽明恐左右有託而為奸借神因以亡叢恐讒邪乘機而竊柄進退無所關其忠則豪傑因之而解體是非不為辨其實則庸愚得藉以苟容夫以疏之

留中也而其弊將至此臣所以爲章奏慮也至于員之有缺不補也 聖心或有所待然果人才難得而未見其與位宜乎抑以其代攝亦足爲理也而不必于一一補之乎不知借庶寮而攝職或彈壓之難越樽俎以代庖多掣肘之患前者不循資而轉則雍滯將不止于一人要者不專設而理則廢弛將不止于一事夫以缺之不補也而其弊必至此臣是以爲員缺慮也自今伊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用人惟已其于一切章奏不難檢發使 九重意指昭昭乎如

揭日月而行中天遇有員缺卽爲推補使百僚充斥濟濟然如分四時而布五氣是 宗社之幸世道之幸也雖然臣猶有說焉章奏非取徒發而在虛中以觀理員缺非取充位而在展布以行志如其成心是執而取裁過當則其發也與不發同束縛其才而無所表見則其補也與不補同更望 皇上擴轉圜之量存使噐之心故疏之久停者檢矣而發之未當卽收回成命以協天下之公心員之久缺者補矣而去之非罪仍漸次錄用以責將來之後效蓋書曰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又曰首任舊人不求其備斯言也惟
皇上能實體之臣愚不勝悚切祈望之至

擬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顧秉謙

奏為懇祈

聖明檢發章奏俞補員缺以隆至治事

臣聞事君如天天之風雨時寒暑節陽不愆期陰無
踰度則懽忻歌頌交被天和亦忘言而已其或淫雨
非時亢陽無節或屯膏而不施或乖沴而現異則哀
號咨嗟所在皆怨而禋望祈禳冀以格天心而回天
變亦情所必至理有固然而不可易者伏見 皇上
臨御以來明並日月威等雷霆覆庇之恩雨露之澤
有時而節中外臣工奉法凜凜蓋不翅如天之戴矣

頃者諸臣章奏什九留中銓部推陞再四不報內外
 臣工始而疑已而駭已而大惑則叩 闕而籲望
 闕而伸以冀輓回 天心于萬一誠不自知其不可
 也嘗攷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以時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
 萬焉則雖早朝宴罷日具不遑猶恐叢控繁生為國
 大蠹奈何舉一切章奏置之高閣而令羣下猜疑謂
 國家無一定之畫乎官無小大各有攸司任無崇
 卑莫非天職今鱗次待補者郎署若而人監司若而

人郡邑若而人甚至大司空當鼎建之初臺省寄耳
 目之托迺司空累推不報臺省十九常缺則天下事
 誰與共理其於天工謂何而今屑越至此乎臣惟

皇上高處深宮靈爽獨柄却雌黃以勿庸置黑白于
 勿問慎名器之濫膺厭冗員之可汰誠管窺蠡測未
 易端睨顧繁言瀆奏付之芻狗可也而疏及軍國疏
 及吏治疏及大姦悉不得 命可乎冗職雜員任其
 虛曠可也而守令親民監司察吏卿貳總政悉不得
 請可乎疏停一日則事弛一日而停者不止一疏則

弛者亦不止一事矣官曠一員則事叢一司而曠者不止一員則叢者亦不止一司矣自祖宗朝二百年來未有若此之可疑可駭而可大惑者也且皇上動法世廟何不取當時實錄一一閱之如大禮樂大刑獄大征伐大除拜并一切六曹諸務朝奏夕報曾不經旬經旬卽以爲緩矣豈法祖攸行而顧不及此耶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夫上疑下惑漸不可長矧天變屢徵長星告異東倭封事未完西虜氛祲未熄川隴之間又春春見告而開礦採木將來之慮有不可勝窮者矣乃欲以優游坐理玄默迂衡臣途睹其必不迷也伏望皇上法天行之健嚴萬幾之思重百職之曠特發綸音從前議政議人諸疏悉下所司責其成效庶國是人心有所整頓而猜疑窺望之隙銷熙載亮工之職舉矣臣義激于衷欲効一得于陛下輒敢吐露若此伏祈留神省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舉用真才以脩實政疏

朱延禧

臣竊惟今天下之患莫大於事廢而不立才伏而未用何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惟任之不實則事終不集天下無不可用之人而惟用之未真則才終不効臣伏睹方今 聖明在御延搜嶮巖之士非不謂勤而振鷺充庭羔鴈載途天下之才非不嚮用矣乃一旦有事猶四顧而號無才欲一事之建一功之成而不可幾豈才實無真政實不可脩哉起于課功者不責實用人者不核真國無廢令而官有廢事人有

庸才而上無灼見以故事隳于窳惰用窮于覆飯而天下事始難爲矣臣以爲今天下之勢如人病在腠理及時延秦越人察色按脉奏其鍼砭之技猶可以無恙不然時劇而聽蹠鑿時緩而復聽庸醫而且憚于蓄艾諱于持方有爲倉扁所望而反走已耳故今日欲天下之安莫若脩實政欲脩實政莫若得真才蓋人之才品不同而要于其真則莫不適于用譬之梁棟榱桷材大小不一而匠石兼收焉唯液楠腐蠹始不可用耳是故天下有總攝之真才有勛襄之真

才有凝定之真才有揮霍之真才總攝之才使之持綱維則可以運臂指之勢勛襄之才使之剗焚劇則可以成拮据之績凝定之才使之鎮浮靡則可以易頗詖之俗揮霍之才使之應倉卒則可以奏底定之勲用而必効者惟其真也而才之衰也則由于似才者之亂之也似者售而真者始無所別于天下明主于是乎有甄別之權有綜覈之規有域外之見凡以攬真才而脩實政耳顧脩蛇之角而謂龍也山雞之冠而謂鳳也似也相劍之不以室也相馬之不以肥

也真也真之於似易淆亦易晰也請先言似才而後
列其真者焉不計成毀不度可否攘臂用壯易爲事
首其爲才也似果而復中情無主外飾不搖縮胸後
時含刃處錙其爲才也似定而蕙淺衷寡筭輕謀善
洩突梯滑稽取快唇吻其爲才也似爽而佻譎張爲
幻瑣鬼裔宇五技已窮三窟自衛其爲才也似周而
詭辨若電激智如輻湊程功計効茫如捉影其爲才
也似敏而虛而真才者則合衆謀而斷之而不爲懷
也乘權籍而運之而不爲蕙也顯白之計與衆共之

而不爲佻也獨知之契與衆密之而不爲詭也併包
萬能囊括羣策而不爲虛也其品固可懸而鑑也迺
今之舉而用臣又惑焉玉有瑕珠有類而以一青掩
大德則不能用騏驥千里乃不可以捕鼠而以小知
責大受則不能用降胡牧豎往往垂名冊而以資格
限人則不能用功未成而疑其不任功已高而忌其
逼上則不能用毀譽寄之多口臧否決于胷臆則不
能用及其有事第扼腕而嘆尠才亦何裨矣 陛下
誠能虛心咨訪推誠延納以宸斷參與論以甄品付

公評以忱恂迪知公之人以克知灼見信之已而其
既用也以言責其事以事責其功不爲衆搖不爲利
眩無從中制無從旁撓在銓衡則曰何以序才品而
令不淆在風憲則曰何以齊紀綱而使不弛在樞密
則曰何以得勝筭而令無失與夫風俗波靡何以維
之錢穀登耗何以釐之甲兵抗敵何以振之輸輓艱
難何以集之下不敢以虛功避課上不至以濫賞徇
人而天下之才皆爲 國家用而 國家亦因以賴
之何功不建何事不成何惠不究何威不暢國勢尊

而姦萌銷國備預而敵謀寢莫不由此矣可以治安
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陛下亦何憚而不決圖之
也抑臣尤有說焉天下人才培養難摧折易盖干霄
之材非一日之植也所從來久矣今則弃批鱗之士
斥骨鯁之臣先事而爲徙薪之談則見以爲生事後
事而效拯溺之說則見以爲觸忌一令之失而弼之
則指以爲搖國是一人之賢而揚之則日以爲市私
恩怨甲而遷乙則併乙而治之懟此而及于彼則併
彼而黜之始之以快心莫違而終之以錮人盛世居

乙未科會館詩草 卷之一
者如贅疣而不得行其志去者如脫屣而莫測其由
將使君子守節而甘玉碎小人逢世而希瓦全正陰
陽消長邪正進退之一時已 陛下不以此時釋成
心捐積憤愛惜培植而能使國事精明人才彙進禦
侮不至于無人遠人不至于啟疆臣愚知其必不幾
矣唯 陛下留意垂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舉用真才以脩實政疏

孫如游

臣聞天下之政天下之才脩之也以今觀于時政文
章可謂綢繆法度可謂周密見以爲無弗脩矣然文
繁而愈玩法繁而愈亂上日以爲縻文而下日以爲
故事則脩之以名不以實也夫政之不實者非時勢
之不可爲也又非風俗之不可變也在不得其才而
用之蓋天下有真才有詭才故論才則欲恢欲奇而
論真才則養欲深畜欲厚用之以建功立業投大遺
艱其持之常堅其圖之常力當官而行無委避也履

方而動無謬盪也望表而趨無中廢也彼詭才者以
虛張誇詡而托之恢弘以還轉機巧而托之奇儁始
也節名稱而冀實效繼也實不脩而名隨以隳國事
奚賴焉今天下俊乂響應景從森布庶列者非乏才
也其養深畜厚願一意畢力圖維國事以効 陛下
之用者非乏真才也特係乎舉用之者何如耳夫養
深者無魁然恢弘之迹畜厚者靡燁然奇儁之形必
待試之于用而後見也乃天下之才豈必其盡試而
用之哉惟善知人者能辨之於幾微毫末之間而預

料其施爲展布之畧人之才有鉅有細有全有偏得
其真而用之無論鉅且全者足以立事卽智効一官
力辨一職者亦足自見于時不得其真而用之無論
鉅且全者之不勝也卽責以片能寸技將顧于此而
失于彼營于東而弛于西平居無事高談雄辨盱視
抗膺一旦當機迷眩有倉皇而狼狽耳獨奈何而用
之蓋真才質純以慤行直以方故功能不相炫而詭
者恒狡獪以矜能真才專其力營其職故官守不相
兼而詭者恒併羅以示廣真才有所長容有所短故

瑕瑜不相掩而詭者恒匿瑕以眩愚真才工於臨事而拙于豫言詭才工於豫言而拙于臨事然與其有赫赫之名也孰若有悶悶之實與其騫誇大而失之詭也孰若專一節以得其真上以實求之下以真應之賢者秉軸能者庀事智士矢謀敢夫殫力鯁臣畢忠脩人竭節莫不展技獻長爭効經濟自古盛世熙朝脩舉政事者率繇此道之以臣觀于今其以詭才而隳實政者比比矣或畏如事之難而聊舉細故以見奇或畏終事之難而姑秘俛成以貽禍如是者非

實已成則亢而張之不成則匿而覆之人能則攘而居之不能則摘而暴之如是者非實以一人之嗾而爲以一人之咻而止遠謀則見以爲迂近謀則見以爲迫已迫焉則見以爲無及而終以事諉也如是者非實夫非實者其心主于謀身而不主于謀國其才主于欺世而不主于立政也 陛下必欲察才之真詭當先辨心之誠否有心度其可爲而銳往以圖之者實政也有心度其不可爲而鎮靜以守之者亦實政也衆所未及爲而獨身以負荷者實政也衆所已

及爲而協力以奏功者亦實政也時而持危定變機
鋒駭發而心猶是卽乘勢逢時保大致遠以赴功名
之會而心猶是斬于公不斬于私斬于實不斬于名
不顧險夷不問劇易不知博狹惟國是利真才之心
固如此也詭才者豈不亦竊魁然燁然之名而夷攷
其素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乎能行不愧影寢不愧
衾處不愧屋漏乎能無以矜效爲性真脂韋爲骨體
乎能甘勞歷苦飯脫粟服素絲霜披露宿以瘁于王
事乎一不辨而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真者或以

詭見掩實者或以名售欺其爲政之害也不小矣臣
以爲其責在 陛下焉蓋上有真知然後得真才上
能實任然後脩實事 陛下深居九闈見聞易壅必
也嚴耳目而不使左右近習之輩得以煬竈蔽明慎
喜怒而不使從吏猜愾之徒得以交口亂聽採之露
章奏牘而斷之直道虛懷是之謂真知厝注欲就毋
令忌者得先發以撓阻機會有待毋令苛者得索瘢
以中傷市虎之訛雖三至不起中山之謗卽盈篋不
疑是之謂實任如此則真才之士莫不感激 陛下

之知遇歎其誠歎竭其涓埃而實政有不脩舉者不
也卽唐虞之知人官人庶績其疑者具見于今日矣
臣不勝仰望之至

舉用真才以脩實政疏

白瑜

臣聞帝王提衡六合鞭笞四夷而樹安攘之鴻業也
將脩政是務顧政待人而紀待人而綱以天下才理
天下事使共脩其實耳我 國家羔鴈兔且綱羅英
雋非乏才也緩急推擇動且拊髀此其故何惟名寔
眩而品格清才於是乎愈不足矣才豈誠不足哉臣
謹以今日亟當舉用者爲 皇上陳之夫同器而美
厥異同櫪而駑驥異同才而真贗異人主垂旒塞纒
於上孰從而知之不得不寄耳目於內外諸臣獨奈

何飾耳目者之紛紛也含沙露齒飾之侃直局曲退
避飾之馴謹突梯脂韋飾之和易將信貌耶而山帷
鳳冠將信言耶而鴟質鸞音將信行耶而巫師禹步
將信始耶而貂且續狗尾此之不可不答也故答不
必周召高不必巢許事不必揮霍論不必堅白惟其
真而已舉真才者欲明欲公又欲嚴不則闇於薰蕕
私於黨比濫且姑收之而姑試之矣用真才者欲斷
欲專不欲寬不則疑以召讒貳以掣射刻且垢求之
而癡索之矣況今多事之秋需文武真才甚急凡以

脩政爲民請康天下而已然脩實政必用真才才直
不患無實政也夫惟實見真才而舉之思之則寔効
者上虛聲者下質直可不重乎廉耻可不勵乎恬退
可不獎乎拘攣可不破而連坐可不行乎撫字者勿
以藏拙緩褻巖棲者勿以寡營見抑赴赴桓桓者勿
以推魯輸鄙而弁髦之不以苛急先平恕不以環巧
最遲鈍不以誑誤棄老成不以觸忌錮終身此以真
求彼以真應我方取真黜僞彼且去僞從真我方得
真於似彼且化似爲真衆正闢諸枉塞直慙效規倣

儻襄事羔羊在朝熊虎冠軍人無粉飾政亦與之無粉飾共濟時艱而施功宇宙矣何憂倭虜哉雖然舉才者可以妍媸人人亦因所妍媸而妍媸之是在得人耳而充繫用者一心 皇上以舉刺之柄付之諸臣裁之二三元老儔不善自愛輕以其身為罪府而于清議乎故不邀名不避怨才苟真雖人主所甚惡不得不舉苟不直雖人主所甚愛不得不刺何者與論同而舉刺當也我 皇上恩濡春雨威肅秋霜臣不敢謂賞罰不自上操然行使止泥芥不可知神聖

豈欺人主者哉雖然力行者何如阿世之孫峭直者何如口密之甫所爲因表識裏隨事察形鏡邪正而燭是非者亦懸於主人之方寸耳主無欲則虛虛則祛成心採輿論覈實效黜浮名濟濟忠良在列且有重臣而無權臣矣而又烏容置辨

乙未和合閣詩

卷之二

四六

大正



書名	乙未社館同試集		
版別	冊數	紙	年
議價	議價章	月	日
2 R 號	6.1	27	號
1724	中	第	276 號

1724 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